

功能分异与联盟形成^{*}

黄宇兴

【内容提要】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阐述了安全利益与价值观念对联盟形成的作用,但并未充分解释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双边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影响。大国—小国的“功能分异”是解释双边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大国使用武力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小国对大国提供战略资源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投射。战略资源包括人口、领土和物资。若大国和小国形成共同预期——小国将对大国排他性地提供战略资源,则大国和小国成功结盟;反之,大国和小国不结盟或结盟失败。依据德国、意大利、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1919—1941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结盟的实践检验了现有理论对结盟成败的解释。德国与东欧、北欧国家结盟的实践检验了“功能分异”对结盟成败的影响。1938—1941年,德国要求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芬兰对德国割让领土或提供军队过境权,垄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对外贸易,并增加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芬兰对德国的矿产出口。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答应了德国的要求,德国与它们结盟成功;波兰和南斯拉夫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德国与两国结盟失败。根据“功能分异”理论推断,今后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中国周边成功拓展盟友的可能性不高。

【关键词】 联盟;功能分异;战略资源;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者简介】 黄宇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仲英青年学者。(北京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9)02-0101-22

^{*}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崛起国联盟策略有效性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THZWC10)资助,特此致谢。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政策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间存在很强的联动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不断接近,美国对中国的疑惧心理在增加。2010—2011年,美国开始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地区热点问题为抓手,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军力部署,巩固传统联盟关系,并且寻求新的战略合作伙伴。通过提出“印太”概念,美国可能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地理范围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展到印度洋地区。当美国试图在中国周边地区寻找新盟友时,美国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一政策问题为讨论不对称联盟的形成提供了现实背景。然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却未对这一政策问题提供充分解释。现有理论提出,安全利益、价值规范和大国—小国的不同需求是不对称联盟形成的主要条件。现有理论为分析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结盟提供了重要思路,但没有解释前两个因素交互作用时结盟能否实现,也没有揭示大国和小国的功能分异。在肯定现有理论意义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大国和小国能否实现功能分异是解释它们结盟的必要条件。若大国以本国的军事能力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而小国为大国排他性地提供战略资源,则大国和小国之间成功联盟;反之,大国和小国不结盟或结盟失败。

本文共有五个部分。第二部分讨论现有理论对联盟形成的解释力,并提出“功能分异”作为解释双边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三部分讨论案例选择的依据。笔者将根据1919—1941年欧洲国家的结盟经验,检验现有理论的效力。第四部分依据德国、意大利、苏联、波兰、匈牙利的档案,以德国与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芬兰结盟成败的案例,检验“功能分异”理论的效力。^① 第五部分简要论述理论观点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讨论现有理论应解释但却未能充分解释的经验现象,即不对称联盟形成的条件。第二,依据4个大国和7个小国在20年中的结盟实践,系统检验现有理论的解释力。第三,以多国档案为基础,提出将大国—小国的“功能分异”作为双边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

^① 本文所利用的德国档案主要包括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GFP],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arious years。意大利档案主要包括加莱阿佐·齐亚诺著,武汉大学外文系译:《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苏联档案主要包括苏联外交部编,外交学院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1938年9月—1939年8月)》,莫斯科,1971年版。波兰档案主要包括 *Official Documents Concerning Polish-German and Polish-Soviet Relations 1933-1939*, London: Hutchinson, n.d; Józef Lipski, *Diplomat in Berlin, 1933-193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匈牙利档案主要包括 Thomas L. Sakmyster, ed., “The Hungarian State Visit to Germany of August 1938,” *Canadian Slavic Studies*, Vol.3, No.4, 1969, pp.677-691。

二 安全利益、价值规范与功能分异

当一个大国试图与一个小国结盟时,为何有时成功、有时失败? 大国与中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一个大国的基本特征是它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面临卷入武装冲突的风险。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但可以维护国家生存,还可以扩大国家的影响。^① 相比较而言,中等国家或者小国的军事能力较弱,它们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保证生存。^② 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军事投射能力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笔者将“大国”定义为在某个地区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的国家。

联盟或同盟(alliances)指两国或多国在安全事务方面的合作关系。联盟成员彼此做出安全承诺,期望在与某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时可以得到盟国的支持。^③ 因此,联盟定义了潜在的朋友和对手。^④ 对称联盟指联盟成员全部为大国或者联盟成员全部为小国的联盟。不对称联盟指大国与小国结成的联盟。双边不对称联盟指由一个大国和一个中小国家组成的联盟。^⑤ 联盟存续以年为单位。例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限为30年。因此,笔者以联盟维持1年为结盟成功的最低时间门槛。不对称联盟形成并可以至少维持1年视为“结盟成功”。不对称联盟无法形成或者形成后在1年内解体视为“不结盟”或“结盟失败”。

国家间共同的安全利益是国家结盟的主要动力。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和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强调,国家间以是否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来定义共同的安全利益,进而推动结盟决策。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指出,国家结盟不仅是为了应对外来威胁,同样是为了化解彼此冲突。因此,联盟既是一个权力工具,也是一个管控分歧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杰里米·普雷斯曼(Jeremy Pressman)指出,抵御外部威胁和管控国家间分歧都属于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两者互为补充,共同塑造国家的联盟策略。克伦·米洛(Keren Yarhi-Milo)等人则讨论了一国与别国结盟同该国向别国提供军事援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们指出,两国安全利益的一致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30.

② Robert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4.

③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1990, pp.104-105.

④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

⑤ 黄宇兴:《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79—80页。

程度将决定两国之间是否缔结防务条约。^①

与之相比,一国的国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塑造了该国的价值规范。国家间共同的价值规范是国家结盟的另一个主要动力。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N. Barnett)、杰克·利维(Jack S. Levy)、斯蒂芬·戴维(Steven R. David)等人强调,获得国际支持应对国内威胁是一国对外结盟的重要考量。伦道夫·斯文森(Randolph M. Siverson)和哈维·斯塔爾(Harvey Starr)指出,国家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导致其结盟政策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巴尼特提出了一个关于联盟政治的身份理论——国家的身份认同决定其对外部威胁和潜在合作伙伴的认知。根据这一理论,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规范有利于推动它们结盟。马克·哈斯(Mark L. Haas)阐述了共有规范对结盟的意义。他着重指出,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程度越高,一国越容易认为另一国的成功有助于强化本国内部的政治稳定。因此,两国领导人结盟的愿望就越强。相反,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程度越低,一国越容易认为另一国的成功有可能削弱本国内部的政治权威。因此,两国关系越容易变成敌对性关系。与之类似,约翰·欧文(John M. Owen, IV)强调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容易形成竞争性关系。这种竞争促进了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结盟。^②

当安全利益和价值规范发生同向强化作用时,上述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若两国面临共同外部威胁且共享类似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则它们结盟;若两国既不面临共同外部威胁,也不共享类似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则它们不结盟。然而,上述理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上述理论可以解释极端案例,然而,当安全利益和价值规范发

①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pp.169-170; Paul W. Schroeder, "Alliances, 1815-1945: 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6, pp.227-262;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8-9; Keren Yarhi-Milo, Alexander Lanoszka and Zack Cooper, "To Arm or to Ally? The Patron's Dilemma and the Strategic Logic of Arms Transfers and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1, No.2, 2016, p.100.

② Michael N. Barnett and Jack S. 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The Case of Egypt, 1962-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3, 1991, p.370; Steven R.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World Politics*, Vol.43, No.2, 1991, p.235;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Harvey Starr, "Regime Chang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8, No.1, 1994, pp.145-161; Michael N.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01, p.410; Mark L. Haas, "Ideology and Alliances: British and French External Balancing Decisions in the 1930s," *Security Studies*, Vol.12, No.4, 2003, p.35; John M. Owen, IV, "When Do Ideologies Produce Allian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17-155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9, 2005, pp.73-99.

生交互作用时,上述理论没有给出清晰的预测。国家间共享安全利益小,但它们共享类似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它们是否结盟?国家间共享的安全利益大,但它们不共享类似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它们是否结盟?笔者将在后文中指出,安全利益和价值规范发生交互作用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理论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第二,上述理论没有提出不对称联盟的形成条件。在这方面,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做出了重要努力。他分析了大国和小国的不同需求。大国可以对盟国提供较大程度的安全保障,但是要求盟国牺牲较多的政策自主性作为回报。与大国相比,小国对安全的需求更为迫切。小国更可能牺牲较多的政策自主性以便获得外部的安全保障。因此,大国更容易与小国而非大国结盟。大国和小国各取所需:大国获得小国让渡的政策自主性,而小国则得到了大国的安全保障。因此,不对称联盟比对称联盟更容易形成。^①

莫罗的理论对人们理解不对称联盟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然而,他的理论仍然不能充分解释不对称联盟形成的条件。第一,既然大国和小国的需求不同,为什么当大国试图与小国结盟时,有的联盟形成了,有的联盟没有形成?莫罗系统检验了不对称联盟比对称联盟更容易形成的条件。然而,他并未系统检验不对称联盟形成的条件。他的观点能否用于解释不对称联盟的形成尚存经验层面的疑问。第二,莫罗低估了小国对大国的影响。他指出,小国可以将本国领土供大国作为军事基地,从而影响大国的安全。^②这个观点颇具启发性——对大国来说,小国的领土的确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然而,如果小国能够对某个大国提供其他形式的战略资源(例如农产品、稀有金属、石油),那么其同样可以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第三,莫罗低估了小国向大国排他性地提供资源的意义。如果一个小国同时向若干个大国提供资源,那么小国的资源具有开放性。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将不能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基于莫罗的理论,笔者试图发展一个功能分异理论解释双边不对称联盟的形成。

大国是某个地区具有强大的进攻性军事能力的国家。能够影响大国在其所在地区的作战能力的要素是战略资源。战略资源主要包括三类,即人口、领土和物资。人口影响大国平时能够动员的兵员,决定大国战时的军队规模和民族构成。领土影响大

①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904, p.914.

②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p.916.

国平时的战备态势和战时的作战计划,决定大国战时的战场。物资决定大国平时的战争储备规模和战时大国持续作战的时间。在传统社会,物资主要指粮食、草料、马匹和冷兵器数量;在现代社会,物资主要指粮食、装备、改进装备所需的技术、生产装备所需的稀有金属、橡胶等以及维持装备运转的石油。

若小国向大国提供战略物资,则小国可能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首先,小国可以在战时向大国提供兵员,从而影响大国之间战争的进程。例如,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然而,与英国相比,澳大利亚仍然是个小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英国陆军规模不足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迅速向英国提供兵员,并帮助英军取得了北非战役的胜利。其次,小国可以允许或拒绝大国使用其领土,从而改变大国战争的结果。例如,1936年,比利时不再允许法国在战时使用其领土。这不仅导致法国改变了对德作战计划,而且促进了1940年德国突袭法国计划成功。^①最后,小国可以向大国提供稀有金属、橡胶或石油,影响大国的战争计划。笔者将在案例部分讨论1940年德国与罗马尼亚结盟的案例。缺少石油的德国急需获得石油,而罗马尼亚是除苏联外最大的欧洲产油国。因此,罗马尼亚对德国排他性地提供石油的承诺促进了两国结盟。

开放与排他是一国向别国供给战略资源的两种方式。若小国对所有大国开放性地提供战略资源,则小国试图谋求经济利益或者在大国之间谋求政治平衡。小国提供的战略资源的利用效率取决于各大国之间的差异,与小国的战略资源无关。例如,1882—1885年,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都在朝鲜驻军。朝鲜允许中日两国驻军并未改变清政府和明治政府在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因此,无论是缺少战略资源的小国还是开放性地提供战略资源的小国,它们并不能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相反,若小国仅对某个大国排他性地提供战略资源,则小国会试图巩固与该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这种政策会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也涉及大国与小国的功能分异。

在莫罗看来,大国和小国都有军事能力,都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都可以让渡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因此,小国和大国都应在获得外部安全和实现政策自主之间权衡利弊。然而,大国和小国有能力差异。大国可以保障自身安全,其军事能力决定国际权力对比。与之相比,小国没有上述特点。除非小国能够以某种方式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否则小国向大国让渡本国对外政策自主性对大国没有意义。小国让渡能否成

^① Jeffery A. Gunsburg, "La Grande Illusion: Belgian and Dutch Strategy Facing Germany, 1919–May 1940,"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8, 2014, pp.101–158, pp.605–671.

功不仅取决于小国的意愿,也取决于大国需要。小国不能直接改变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因此,小国仅承诺爆发武装冲突时与大国共同作战并不能促使大国与小国结盟。在这种情况下,若大国与小国结盟,大国对小国的安全承诺是单向的,而非互助的。因此,即使大国原本试图与小国结盟,大国也会改变政策。然而,若小国对大国排他性地提供战略物资,即使小国不承诺爆发武装冲突时共同作战,小国也会改变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因此,大国与小国成功结盟。

综上,功能分异理论存在如下假设:若存在一个双边不对称联盟,则大国和小国的功能存在明显差异。大国以本国的军事能力定义联盟的能力,而小国以战略资源影响联盟的权力投射。当一个大国试图与一个小国结盟时,若大国和小国能形成这种功能分异的预期,则它们成功结盟;反之,它们将不结盟或结盟失败。

三 案例选择

笔者选择 1919—1941 年之间欧洲大国试图与小国结盟的案例作为检验现有理论和发展新理论的经验基础。这组案例涉及 4 个大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和 7 个小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芬兰)。

笔者选择这组案例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案例的因变量取值不同。大国试图与小国结盟时,有些联盟形成了,有些联盟没有形成。因变量取值不同有利于笔者衡量不同理论的解释力。第二,不同理论给出的自变量取值不同。案例所涉及的大国和小国对外部威胁的判断不同。同时,案例所涉及的大国和小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奉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奉行法西斯独裁或专制王权制度,苏联奉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波兰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波兰复国初期奉行议会民主制,很快就转而奉行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主导的专制独裁体制。毕苏斯基去世后,波兰元帅爱德华·斯密格莱(Edward Rydz-Śmigły)和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控制了波兰对外政策的决定权。直至波德战争爆发,波兰仍然是专制独裁体制。自变量取值不同也有利于笔者衡量不同理论的解释力。第三,这组案例涉及 4 个大国和 7 个小国。不同案例的差异性之中蕴含的大国与小国结盟成败的共性可以扩大理论观点的适用范围。1919—1941 年欧洲大国试图与欧洲小国结盟的全部案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1919—1941 年欧洲的双边不对称联盟^①

序号	大国	小国	时间	外部威胁	意识形态	是否结盟
1	法国	波兰	1921 年	法:苏、德 波:苏、德	法:资本主义 波:资本主义	是
2	法国	捷克斯洛伐克	1924 年	法:德 捷:德	法:资本主义 捷:资本主义	是
3	法国	罗马尼亚	1926 年	—	—	—
4	法国	南斯拉夫	1927 年	法:德 南:意	法:资本主义 南:专制独裁	否
5	苏联	捷克斯洛伐克	1935 年	—	—	—
6	苏联	罗马尼亚	1936 年	苏:德 罗:匈、苏	苏:社会主义 罗:专制独裁	否
7	苏联	保加利亚	1940 年	苏:德 保:罗	苏:社会主义 保:专制独裁	否
8	英国	波兰	1939 年	—	—	—
9	英国	罗马尼亚	1939 年	—	—	—
10	德国	波兰	1939 年	德:英、苏 波:德、苏	德:专制独裁 波:专制独裁	否
11	德国	罗马尼亚	1940 年	德:英 罗:匈、苏	德:专制独裁 罗:专制独裁	是
12	德国	匈牙利	1940 年	德:英、苏 匈:罗	德:专制独裁 匈:专制独裁	是
13	德国	芬兰	1941 年	德:英、苏 芬:苏	德:专制独裁 芬:资本主义	是
14	德国	保加利亚	1941 年	德:英、苏 保:罗	德:专制独裁 保:专制独裁	是
15	德国	南斯拉夫	1941 年	德:英、苏 南:意	德:专制独裁 南:专制独裁	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为更准确地定义因变量,在表 1 给出的 15 个案例中,笔者将不讨论以下案例。首先,1926 年法国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军事协定,约定在爆发武装冲突时进行安全磋商。

^① 关于法国—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联盟,参见 Piotr Stefan Wandycz, *France and Her Eastern Allies, 1919-192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2。关于法国—南斯拉夫政治条约,参见 Jacob B. Hoptner, *Yugoslavia in Crisis, 1934-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4。关于苏联—罗马尼亚结盟谈判,参见 Dov B. Lungu, *Romania and the Great Powers, 1933-194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63-64。关于苏联—保加利亚结盟谈判,参见 Gabriel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80-81。笔者将详细讨论其他案例。

然而,有学者认为法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联盟关系比较脆弱。^① 因此,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笔者暂时排除这个有一定争议的案例。其次,1935 年苏联和法国缔结了联盟条约。作为法国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法苏联盟。然而,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因此,苏捷联盟本质上是法苏联盟的副产品。因此,笔者排除了这个独立性较低的不对称联盟。最后,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和波兰、罗马尼亚分别订立了军事协定,波兰和罗马尼亚之间也存在联盟条约。1939 年英国和法国形成了针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协约。英国试图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结盟。在这种情况下,英波、英罗关系无法独立于英法、法波、法罗、波罗关系而存在。因此,英波、英罗之间没有形成双边不对称联盟。

在排除上述 4 个案例后,笔者根据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念对其余 11 个备选案例进行检验。对上述两个自变量发生同向强化的例子,现有理论成功地做出了预测。然而,根据表 2 所示,这样的例子只有 5 个,不足全部案例的 50%。对上述两个自变量发生交互作用的 6 个案例,现有理论并未给出明确的预测,而这些例子同样是现有理论应当预测的案例。换言之,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笔者将通过这些“反常案例”检验功能分异对联盟形成的作用。

表 2 安全利益、意识形态与联盟形成

	共同外部威胁程度高	共同外部威胁程度低
有共同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	1921 年法波形成联盟 1924 年法捷形成联盟 (现有理论已预测)	1939 年德波未形成联盟 1940 年德匈形成联盟 1940 年德罗形成联盟 1941 年德保形成联盟 1941 年德南未形成联盟 (现有理论未预测)
无共同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	1941 年德芬形成联盟 (现有理论未预测)	1927 年法南未形成联盟 1936 年苏罗未形成联盟 1940 年苏保未形成联盟 (现有理论已预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Eugene Boia, *Romani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Yugoslavia in the Interwar Period, 1919-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26-127; Martin Thomas, "To Arm an Ally: French Arms Sales to Romania, 1926-1940,"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9, No.2, 1996, p.232; Christian Leitz, "Arms as Levers: 'Matériel' and Raw Materials in Germany's Trade with Romania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19, No.2, 1997, p.134.

四 1938—1941 年德国与东欧、北欧国家的联盟

1938—1941 年,德国谋求与一系列位于东欧、北欧的中小国家结盟。德国试图对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但要求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芬兰对德国割让领土或提供军队过境权,按固定价格垄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对外贸易,并提高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芬兰对德国输出矿产品占其矿产品产量的比重。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先后答应了德国的要求。德国与上述国家结盟成功。与之相比,波兰拒绝对德国割地,而南斯拉夫拒绝德军过境。德国与两国结盟失败。

(一) 德国、波兰结盟失败

德国和波兰的关系复杂敏感。1921 年波兰与法国结盟,占领了“波兰走廊(The Polish Corridor)”,并且控制了位于走廊北端的但泽(Danzig)的经济命脉。但泽是一个由国际联盟管理的“自由市”,绝大多数居民是德意志人。因此,在德国看来,波兰不仅充当法国反对德国的工具,而且违背了“民族自决”原则。1919—1933 年的历届德国政府从未明确承认过德波边界。德国的政策巩固了法波联盟,促进了苏波关系的缓和。然而,德国和波兰的政治体制类似,两国都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德国调整了对波兰的政策。

首先,1934 年德国和波兰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 10 年内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德波历史悬案。德国的政策动摇了法波联盟的基础,并加剧了苏波关系的紧张。波兰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当法国和苏联谋求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时,德国和波兰予以反对。其次,德国对波兰做出经济让步。德国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波兰商品,并为穿越波兰的铁路支付报酬。1936 年 5 月,德国向波兰支付了 180 万马克,之后每月支付 150 万马克。^①这不仅使得波兰在经济上受益,而且表明德国间接承认了波兰对走廊地区的权利。最后,德国和波兰加强了在立陶宛的合作。德国对立陶宛的梅梅尔地区(Memel)有领土要求。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也因领土争端而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德国和波兰协调彼此对立陶宛的政策。^②德波合作日益紧密。

1938 年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危机开辟了德国与波兰结盟的道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存在德意志人聚居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和波兰人聚居的特申地区

^① Randall E. Newnham, *Economic Linkage in German-Polish Relations, 1918-1939*, Pittsburgh: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2006, pp.21-22.

^② Memorandum by Neurath, March 18, 1938, *DGFP*, Series D, Vol.5, document No.334, p.438.

(Teschen)。德国和波兰分别对上述地区有领土要求。1938年6月,波兰希望与德国讨论德国、波兰、匈牙利联合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经济压力的可能性。德国没有明确表态。同年8月,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对波兰驻德大使约瑟夫·里普斯基(Józef Lipski)建议,德波双方就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交换情报。稍后,希特勒开始考虑德、波、匈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希特勒对匈牙利国防部部长耶诺·拉兹(Jenö Rátság)指出,德捷冲突解决后,他会把特申地区交给波兰。^①然而,苏联是威慑波兰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苏联不仅与波兰存在领土争端,而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只要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会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在这种情况下,为鼓励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压,戈林对里普斯基提出,如果苏波之间爆发战争,德国将援助波兰。^②这是德国首次提出对波兰提供战时援助,标志着德国试图与波兰结盟。

1938年9—10月,德捷危机的升级推动了德波关系的发展。同年9月15日,根据波兰外长贝克的指示,里普斯基对德方强调: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根据全民公决解决苏台德问题,那么波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特申问题上应用同样的原则。9月20日,波兰向英、法、德、意提交了其关于捷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照会,并开始在波捷边界集结部队。德国很快做出了积极回应。9月30日,德国外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通知里普斯基:在波捷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对波兰将保持友好态度;在波苏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将对波兰采取远远超出一般友好的态度。戈林补充说,在发生波苏冲突的情况下,德国不对波兰予以援助是不可思议的。当天,德波签署经济协定,德国向波兰提供价值1.2亿兹罗提的贷款。^③在德捷危机中,德国和波兰分别出兵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和特申地区。

然而,德捷冲突不能根除德波矛盾。早在1935年春,希特勒就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德国建造一条铁路和一条摩托化公路穿越波兰走廊。^④希特勒的设想既符合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又能增加德国对苏联的权力投射。因此,德国领导人开始积极推动这一设想的落实。1937年2月,戈林对里普斯基宣称,德国愿意容忍波联盟并加强德波之间的政策协调。或许,波兰可以考虑德国修建连接德国本土和东普

① Thomas L. Sakmyster, ed., "The Hungarian State Visit to Germany of August 1938," pp.686-687.

② Lipski's Talk with Göring, September 9, 1938, *Diplomat in Berlin, 1933-1939*, p.395.

③ Randall E. Newnham, *Economic Linkage in German-Polish Relations, 1918-1939*, p.22.

④ Lipski to Beck, May 23, 1935, *Official Documents Concerning Polish-German and Polish-Soviet Relations 1933-1939*, p.30.

鲁士的公路。^① 1938年1月,戈林展示了德波合作前景,并重提合作条件。戈林声称,如果德国在东方为波兰提供补偿,那么德国希望能够在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之间修建铁路。^② 在德捷危机期间,戈林明确表达了支持波兰的立场,并且重申了德国的愿望——修建连接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公路。^③ 换言之,波兰满足德国改变德波边界的愿望是德国对波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必要条件。

德捷危机结束后,德国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基础,进一步拉大了德波之间的权力差距。同时,德苏、苏波争端并未解决。因此,德国继续推动德波联盟。按照德国的设想,德国以军事能力保障波兰的安全,而波兰以领土增加德国对苏联的权力投射。然而,波兰对德国的结盟倡议采取了拖延战术。1938年10月24日,里宾特洛甫正式向里普斯基提出了德国的建议:但泽并入德国;波兰允许德国在走廊地区建立连接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的交通;在交通线地区,波兰给予德国治外法权。作为回报,德国将承认走廊属于波兰。波兰将在但泽获得港口和治外法权。德国将保障波兰在但泽的市场。德波之间互相保障领土,将1934年协定延长10—25年。波兰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两国之间互相磋商政策。此外,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德国将按照波兰的愿望,将卢西尼亚(Ruthenia)交给匈牙利。^④

然而,波兰拒绝德国的建议预示着德波关系的复杂化。1938年11月26日,波兰和苏联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1932年《苏波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双方愿将条约期限延长至1945年。此外,两国准备迅速缔结商务条约,并澄清边界冲突。^⑤ 在德国看来,苏波声明不仅意味着波兰拒绝与德国结盟,而且意味着波兰试图与苏联合作对德国施加压力。里宾特洛甫对里普斯基指出,他对波兰方面事先没有通知德国此事感到遗憾。苏波声明对德国是个意外。^⑥ 稍后,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关于立陶宛问题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里宾特洛甫已经开始将波兰视为敌国。他指出:“德国要防止一个由敌对国家(波兰)领导的有威胁的包围圈,并让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对德国开放。”^⑦ 这表明德波联盟的倡议已经胎死腹中。德波关系在之

① Smigly-Rydz's Talk with Göring, February 16, 1937, *Official Documents Concerning Polish-German and Polish-Soviet Relations 1933-1939*, p.38.

② Beck's Talk with Göring, January 13, 1938, *Diplomat in Berlin, 1933-1939*, p.332.

③ Lipski to Beck, September 16, 1938, *Diplomat in Berlin, 1933-1939*, pp.404-405.

④ Ribbentrop's Talk with Lipski, October 24, 1938, *DGFP*, Series D, Vol.5, document No.81, pp.104-107. 卢西尼亚,又称喀尔巴阡—乌克兰(Carpatho-Ukraine)。

⑤ Hubert Ripka, *Munich: Before and After*, New York: H. Fertig, 1969, p.332.

⑥ Lipski to Beck, December 3, 1938, *Diplomat in Berlin, 1933-1939*, pp.470-471.

⑦ Memorandum by Ribbentrop, December 10, 1938, *DGFP*, Series D, Vol.5, document No.375, p.501.

后的几个月内急转直下。波兰拒绝德国利用其领土是德波结盟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 德国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结盟成功

德国不仅试图与波兰结盟,而且试图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结盟。德匈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并存。根据1920年的《特里亚农和约》(Treaty of Trianon),匈牙利向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割让了原奥匈帝国治下的匈牙利王国超过一半的领土。而这些领土上居住着大量马扎儿人(Magyars)。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居住着大量德意志人。因此,德国和匈牙利都以“民族自决”为名,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领土要求。然而,德匈关系中也存在紧张因素。首先,匈牙利境内50万德裔少数民族使得匈牙利担心德国对匈牙利提出领土要求。其次,德国和匈牙利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政策不同。德国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没有领土要求,而匈牙利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有领土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德匈关系曲折发展。德国鼓励匈牙利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修改边界的目标。德捷危机爆发后,德国敦促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作为回应,匈牙利利用德捷危机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让领土。然而,匈牙利拒绝按照德国的时间表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军事打击。^①1938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开始了双边边界谈判。谈判破裂后,捷匈双方将冲突提交德国仲裁。德国划定了捷匈边界。然而,匈牙利却威胁使用武力改变德国的仲裁结果。匈牙利的政策引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最后,当德波关系恶化后,匈牙利拒绝为德国军队出兵波兰提供过境便利。

与德匈关系类似,德罗关系同样充满矛盾。在和平时期,德国和罗马尼亚存在经济互补性。德国需要罗马尼亚的农产品,并向罗马尼亚出口工业品。在战争时期,德国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随着德国战备计划的落实和战争的爆发,德国对罗马尼亚石油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出于三个原因,德罗政治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第一,罗马尼亚担心德国干涉罗马尼亚内政。一方面,罗马尼亚境内存在大量的德裔少数民族,罗马尼亚担心德国对其提出领土要求;另一方面,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国王(Carol II)与铁卫团(the Iron Guard)存在政权之争。国王认为,得到德国纳粹党支持的铁卫团会削弱罗马尼亚的专制王权。因此,罗马尼亚敦促德国停止对铁卫团的支持,而德国对此未明确表态。戈林仅表示,如果国王有抱怨,那么他愿意倾听。^②

第二,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国际政策大相径庭。德国拒绝澄清对罗匈领土争端的态

① Minute by Kordt for Weizsäcker, September 21, 1938, *DGFP*, Series D, Vol.2, document No.554, p.610, pp.863-864.

② Göring's Talk with Carol, November 26, 1938, *DGFP*, Series D, Vol.5, document No.257, p.346.

度。这导致德罗两国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罗马尼亚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而德国和匈牙利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敌国。德国与匈牙利合作试图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而罗马尼亚则担心匈牙利会借罗马尼亚盟国的崩溃夺取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德捷危机爆发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 200 架苏联飞机,由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从苏联途经罗马尼亚飞抵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对此予以默许。^① 罗马尼亚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恶化了德罗关系。德罗政治关系阻碍了经济关系的发展。德捷危机结束后,德国和罗马尼亚都表达了发展贸易关系的愿望。然而,罗马尼亚仅承诺出口价值 153.8 万英镑的货物,其中只有 25% 是石油或者石油产品。^② 这体现了罗马尼亚对德国的戒心和德国影响的局限。

第三,英德在东欧的竞争加剧了德罗关系的紧张。1939 年春,德国和英国争相相对罗马尼亚提供安全保障。德国提出与罗马尼亚建立互助性的安全承诺,实际上提出了结盟建议。同年 3 月,德国两次对罗马尼亚提出照会。德国将保障罗马尼亚的边界,但罗马尼亚应将德国作为罗马尼亚出口的唯一目的地。^③ 换言之,德国将使用武力保护罗马尼亚,而罗马尼亚应排他性地向德国提供战略资源。罗马尼亚通过外交渠道向各国表明了拒绝德国建议的立场。这促使英国对罗马尼亚提供单方面的安全保障。如果罗马尼亚遭到进攻,英国将援助罗马尼亚。与德国的建议相比,英国不要求罗马尼亚承担互助的义务。罗马尼亚立即以“被动”的姿态接受了英国的安全保障。德国敦促罗马尼亚拒绝英国的安全保障,而罗马尼亚则寻找借口与德国周旋。^④ 英德交战提高了罗马尼亚对德国的地位。一方面,战争使得原油价格上涨数倍。罗马尼亚趁机要求德国按照新的价格购买原油。德国不得不提高对罗马尼亚的预付款和信贷数额。^⑤ 另一方面,对德出口仅占罗马尼亚外贸出口的 50%。^⑥ 罗马尼亚努力平衡德国和英国在其外贸出口中的份额。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奉行“中立”政策。如表 3 所示,罗马尼亚同时向德国和英国输出石油。英德竞争导致德罗结盟计划暂时受阻。

① Fabricius to the Foreign Ministry, June 3, 1938, *DGFP*, Series D, Vol.2, document No.236, p.383.

② Hubert Ripka, *Munich: Before and After*, p.303.

③ 《苏联驻英全权代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9 年 3 月 17 日),载苏联外交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1938 年 9 月—1939 年 8 月)》,第 247 页。

④ Ribbentrop's Talk with Gafencu, April 18, 1939, *DGFP*, Series D, Vol.6, document No.227, pp.279-280.

⑤ Ribbentrop to Göring, March 16, 1940, *DGFP*, Series D, Vol.8, document No.678, p.926.

⑥ Clodius and Fabricius to the Foreign Ministry, March 30, 1940, *DGFP*, Series D, Vol.9, document No.27, p.52.

表3 1939—1940年罗马尼亚石油输出估计值 (单位:千吨)

	1939年			1940年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对德国	98	66	60	28	21	45	52	53
对英国	—	35	140	120	75	120	70	75

资料来源: Mark Axworthy, et al., *Third Axis, Fourth Ally: Romanian Armed Forces in the European War, 1941-1945*, London: Arms and Armour, 1995, p.18。

英德均势是罗马尼亚“中立”的前提。因此,只有打破英德均势,德罗才可能结盟。1940年夏,德国开始着手澄清与罗马尼亚的关系。1940年5月10日,德军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德军在西线的凌厉攻势立即改变了罗马尼亚的政策。5月16日,罗马尼亚表示将满足德国的全部石油配额,并且保证对英国的石油出口不会影响德国。5月27日,德国和罗马尼亚缔结了协定:德国向罗马尼亚提供军备,罗马尼亚向德国提供石油。军备和石油价格按照战争爆发前的价格结算。罗马尼亚提出放弃中立,与德国结盟。对此,德国要求罗马尼亚明确对邻国修改边界的态度。罗马尼亚答称,它不可能满足匈牙利对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这表明,德国必须通盘考虑德匈、德罗结盟的条件。

苏联的介入为德匈、德罗结盟提供了契机。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苏联迫使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苏联疆域的拓展鼓励了匈牙利对罗马尼亚使用武力夺取特兰西瓦尼亚。然而,这将可能导致罗马尼亚的解体,从而危及德国的石油供应。德国是唯一可能使用武力支持匈牙利对罗马尼亚领土要求的国家,也是唯一可能使用武力制约匈牙利对罗马尼亚使用武力的国家。因此,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争相谋求与德国结盟。匈牙利准备以本国农产品和领土为代价与德国结盟。1940年6月28日,匈牙利向德国提出,如果德国允许匈牙利获得特兰西瓦尼亚,那么匈牙利将以本国消费为代价提高对德国的出口。此外,匈牙利准备给德国自由通行的权力。德国的列车和人员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匈牙利自由通行。7月2日,罗马尼亚请求德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布加勒斯特。这意味着罗马尼亚允许德军使用本国领土。7月26日,罗马尼亚准备让本国农业完全符合德国的需要,将农产品和半成品的出口提高到500万吨。罗马尼亚会进口相应数量的德国产品,并成为德国工业品的市场。^①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开出的条件将极大增强德国的经济能力,并迅速提高

① Hitler's Talk with Gigurtu, July 26, 1940, *DGFP*, Series D, Vol.10, document No.234, pp.307-308.

德国对苏联的权力投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决定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结盟。德国将划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边界,并以武力保障仲裁结果。谁不接受德国的裁定,谁就要对后果承担全部责任。^① 8月30日,德国裁定匈牙利获得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并保障罗马尼亚残余部分的“所有边界”。^② 这不仅意味着德国将保障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不发生军事冲突,也意味着德国将在这两国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时援助它们。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时成为德国的盟国。

(三) 德国、保加利亚结盟成功

与匈牙利类似,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也有领土要求。截止到1940年夏,德国尚未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结盟,德国与保加利亚之间也不存在共同边界。因此,德国在保加利亚的政治目标有限。德国对保加利亚提供军事援助,以便获得其农产品。结果,保加利亚80%的出口依赖于德国。^③ 然而,通过裁定罗匈边界,德国介入了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领土争端。保加利亚要求获得南多布罗加(Southern Dobruja)。德国声称支持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同时也限制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使用武力。德国承诺将继续对保加利亚提供军事装备,同时也建议双方按固定价格签署为期10年的协定,以便德国获得保加利亚的全部出口剩余。^④ 保加利亚接受了德国的建议,而德国则迫使罗马尼亚将南多布罗加割让给保加利亚。德保联盟呼之欲出。

然而,德国与保加利亚的结盟道路却一波三折。德匈、德罗结盟后,德军通过匈牙利进驻罗马尼亚。这增强了德国对苏联的权力投射,但也增加了罗马尼亚依靠德国军事力量“收复失地”的信心。在罗马尼亚看来,南多布罗加属于“失地”。对罗马尼亚的打算,保加利亚心知肚明。因此,保加利亚占领南多布罗加后对英国表示了感谢。^⑤ 这表明保加利亚试图与德国保持距离。德国提出向保加利亚派遣教官和特种部队,保加利亚给出了看似矛盾的反馈。在索菲亚,保加利亚政府宣称愿意接受德国的教官,但不接受德国的特种部队。在柏林,保加利亚公使宣称同意德国的意见,但要求德军身着民用制服。^⑥ 上述意见都表明,保加利亚对德军过境心存忌惮。当德国谋求在保

① 加莱阿佐·齐亚诺:《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第334页。

② Ribbentrop's Talk with Manoilescu, August 29, 1940, *DGFP*, Series D, Vol.10, document No.408, pp.571-572.

③ Secret Protocol Between Germany and Bulgaria of March 12, 1938, *DGFP*, Series D, Vol.5, document No.181, p.254; Hubert Ripka, *Munich: Before and After*, p.303.

④ Hitler's Talk with Filov, July 27, 1940, *DGFP*, Series D, Vol.10, document No.245, pp.339-341.

⑤ Ribbentrop's Talk with Mussolini, September 19, 1940, *DGFP*, Series D, Vol.11, document No.73, p.117.

⑥ Ritter to the Legation in Bulgaria, November 16, 1940, *DGFP*, Series D, Vol.11, document No.345, p.591.

加利亚驻军时,保加利亚采取了拖延的政策。

苏联的介入迫使保加利亚在德苏之间做出选择。德匈、德罗结盟后,德国保障罗马尼亚残余部分的“所有边界”。自然,德国保障了罗马尼亚与苏联的边界。苏联立即以德国违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磋商条款为名,对德国提出了抗议。面对德罗联盟的现实,苏联寻求在保加利亚取得突破。苏联援引德国保障罗马尼亚为例,要求德国同意苏联保障保加利亚。德国却宣称,它不清楚保加利亚是否需要苏联的安全保障。此外,在未与意大利协商前,德国不能对苏联的倡议表态。^① 面对德国的间接抵制,苏联转而对保加利亚施加压力,敦促保加利亚接受苏联的安全保障。与保加利亚私下接触未果之后,苏联转而诉诸公众舆论。苏联宣布准备与保加利亚缔结双边互助条约,并要求保加利亚立即接受苏联的条件。^② 与此同时,意大利在希腊的战事吃紧,这导致德国希望利用保加利亚领土出兵希腊。因此,德国对保加利亚再次提出了军队过境的要求。德国承诺,保加利亚可以希腊为代价获得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的出口。^③

1941年年初,德苏在保加利亚的竞争白热化。在保加利亚看来,德国与保加利亚的政治体制类似,它帮助保加利亚获得了南多布罗加,与保加利亚存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关系,可以对保加利亚提供具体的结盟补偿。因此,保加利亚选择了允许德军过境,进而与德国结盟。1941年2月初,德国和保加利亚达成了协定。德国将在保加利亚境内部署足够数量的陆军,特别是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在机场有伪装的情况下,德国空军将进驻索菲亚。德国的防空部队将做好准备,在出现明显危险的时候进入保加利亚。德国海军将保护保加利亚的港口。保加利亚的铁路、邮政等将适应德国的军事需要。保加利亚总参谋部将负责德军的交通运输。同时,德国将按照清单向保加利亚提供武器、100辆机车和1500辆载重车皮。^④ 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加入了轴心国集团,正式与德国结盟。

(四) 德国、南斯拉夫结盟失败

与保加利亚类似,南斯拉夫起初也并非德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德国与意大利缔结了联盟条约,将南斯拉夫作为意大利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德国对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

① Hitler's Talk with Molotov, November 13, 1940, *DGFP*, Series D, Vol.11, document No.328, p.560.

② Richthofen to the Foreign Ministry, November 28, 1940, *DGFP*, Series D, Vol.11, document No.415, p.726.

③ Hitler's Talk with Filov, January 4, 1941, *DGFP*, Series D, Vol.11, document No.606, p.1021.

④ The German-Bulgarian Protocol, February 2, 1941, *DGFP*, Series D, Vol. 12, document No. 39, pp.67-71.

助,以便获得南斯拉夫的铜。1939 年秋,南斯拉夫承诺每月向德国供应 1500—2000 吨铜。南斯拉夫每年生产 4 万吨铜和 7000 吨加工后的铜。因此,按德国的估计,南斯拉夫 38%—51% 的铜产量将供应德国。^① 在德意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德国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目标有限。然而,意大利的军事破产导致德国开始重视南斯拉夫。1940 年春,德军的“闪击战”击败了法军主力。法国贝当(Henri Pétain)政府呼吁法军停止抵抗德军。在这种情况下,以 3:1 的优势兵力发起进攻的意大利军队却遭到法军的重创。1940 年秋,意大利以优势兵力进攻希腊。然而,希腊的反击却将战线推进到意大利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相对于德国,海军是意大利的唯一优势军种。然而,1940 年 11 月的塔兰托战役(Battle of Taranto)却使意大利海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德苏合作关系已经出现动摇迹象。因此,德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巴尔干作为后方,以强化对苏联的地位。这就导致德国开始考虑与南斯拉夫结盟。

德南结盟存在两个障碍:第一,南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民族。南斯拉夫的亲俄政治势力可以诉诸泛斯拉夫主义与苏联发展政治和经济关系。第二,南斯拉夫对德意联盟心存疑忌。德奥合并后,德军开始出现在南斯拉夫北部边界。德国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结盟后,德军大量屯驻南斯拉夫北部边境地区。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并出兵希腊,从东西两个方向包围了南斯拉夫。这意味着南斯拉夫在北、东、西三面被德意联盟包围,而在南面则是不设防的亚得里亚海。为了防止遭德意并吞,南斯拉夫并未完全放弃与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当意大利军队在希腊受阻时,德国便开始着手与南斯拉夫结盟。1940 年 11 月,希特勒对南斯拉夫外长亚历山大·马尔科维奇(Aleksandar Cincar-Marković)指出,德国希望把南斯拉夫纳入欧洲的联盟。希特勒暗示,德南结盟后,南斯拉夫可以希腊为代价得到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② 1941 年 2 月,希特勒再次表达了德南结盟的愿望。“对南斯拉夫说,一个独特的、历史性的机遇已经来了,这可以建立南斯拉夫在欧洲的地位……南斯拉夫要迅速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③ 此时,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德军已达 68 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装备了新式武器。^④ 因此,南斯拉夫面临两个选择:要

① William S. Grenzbach, *Germany's Informal Empire in East-Central Europe: Germa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and Rumania, 1933-1939*, Stuttgart: F.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88, pp.170-172.

② Hitler's Talk with Cincar-Marković, November 28, 1940, *DGFP*, Series D, Vol.11, document No.417, p.733.

③ Hitler's Talk with Cincar-Marković, February 14, 1941, *DGFP*, Series D, Vol.12, document No.48, p.95.

④ Ritter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February 22, 1941, *DGFP*, Series D, Vol.12, document No.70, p.127.

么以允许德军过境为代价与德国结盟,要么以与德国为敌为代价维护独立。南斯拉夫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1941年3月7日,南斯拉夫对德国提出:如果南斯拉夫加入轴心国,那么它想了解是否能得到德国的书面保证——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将得到尊重,不对在战争中的国家提供军队过境权,得到德意的军事援助,并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①换言之,南斯拉夫希望得到德国的保障并获得补偿,但是它拒绝履行对德国的义务。

1941年3月,德南关系急转直下。德国答称,它愿意发表一个声明,承诺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德国承诺南斯拉夫可以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然而,德国坚持要求南斯拉夫允许德军过境。对这项义务,德南双方可以单独缔结秘密协定。换言之,德国愿意满足南斯拉夫的军备需求和领土要求,也愿意通过秘密谈判的方式帮助南斯拉夫政府减少国内阻力。然而,正如德国驻南公使指出的,南斯拉夫加入轴心国集团却不承担军事义务的立场没有意义。^②对德南结盟的前景,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产生了分歧。里宾特洛甫愿意对南斯拉夫让步。“南斯拉夫要求德国和意大利发表不在战争期间从南斯拉夫过境的声明……考虑到南斯拉夫政府的特殊愿望,德国准备提供这样的保证,但是这个保证不能发表。”^③与里宾特洛甫相比,希特勒对南斯拉夫更为不满。他声称:“关于南斯拉夫,德国不想给这个国家的边界予以任何保障。”^④这暗示了德国准备在结盟失败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使用武力。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加入了德国主导的轴心国集团;3月26日,南斯拉夫国内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抗议德南联盟;3月27日,南斯拉夫发生政变,与德国结盟的政府被推翻。南斯拉夫的突发事件弥合了德国领导层的分歧。在希特勒看来,希腊战局将影响德国对苏战备。与其让德国依赖南斯拉夫的合作出兵希腊,还不如由德国直接消灭南斯拉夫获得出兵希腊的通道。同年4月6日,德国展开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德南结盟计划彻底失败。

(五) 德国、芬兰结盟成功

德苏竞争不仅发生在东南欧,也发生在北欧特别是芬兰。1939—1940年,德芬关系从属于德苏关系。1939年德波危机爆发后,德国谋求与苏联缓和关系,以便应对英法波联盟。在英德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德国与苏联划定了在东欧、北欧的势力范

① Heeren to Ribbentrop, March 7, 1941, *DGFP*, Series D, Vol.12, document No.131, p.233.

② Heeren to Ribbentrop, March 10, 1941, *DGFP*, Series D, Vol.12, document No.145, p.257.

③ Ribbentrop to the Legation in Yugoslavia, March 14, 1941, *DGFP*, Series D, Vol.12, document No.165, pp.291-294.

④ Hitler's Talk with Bárdossy, March 21, 1941, *DGFP*, Series D, Vol.12, document No.191, p.332.

围。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军闪击波兰成功,而苏联则谋求在芬兰驻军。遭芬兰拒绝后,苏联成立以奥托·库西宁(Otto Wille Kuusinen)为首的“芬兰民主共和国”,并展开了对芬兰的军事行动。在苏芬冲突中,德国未援助芬兰。在英法的支持下,芬兰军队迟滞了苏联军队的攻势。1940年春,苏联增兵迫使芬兰缔结了苏芬和约。芬兰割地并允许苏军驻扎芬兰。然而,苏联不得不取消了对库西宁政府的承认,并接受由敌视苏联的芬兰政府执行苏芬和约条款。苏联对芬兰资产阶级政府继续执政极为不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公开宣称:“芬政府已接受吾国之建议,不在阿兰岛设防,并在该处设立苏联领事馆。苏芬关系之进一步发展,对双方均属有利,此事主要惟芬兰自身努力是视。倘芬兰统治阶级中某某分子不停止迫害芬兰社会上力求与苏联巩固善邻邦交之人士,则苏芬关系自亦可能遭遇损害也。”^①换言之,苏芬和约非但没有缓和苏芬关系,反而使得苏芬关系日趋紧张。

苏芬冲突对德芬关系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第一,苏芬冲突影响了芬兰对德国的物资供应。苏芬冲突爆发前,德国与芬兰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德国对芬兰提供工业品,芬兰对德国出口镍矿和木材。苏芬冲突结束后,德国再次向芬兰提供贸易优惠待遇,使芬兰的出口额增加了4倍。^②第二,苏芬冲突影响了德国对芬兰的军备供应。苏芬冲突爆发前,德国与芬兰签订了军售协议。苏芬冲突爆发后,德国按照原有协议继续对芬兰提供军备,遭到苏联的抗议。德国取消了与芬兰的协议。苏芬冲突结束后,德国重新开始向芬兰提供军备,首先是德军在挪威和丹麦缴获的装备。

1940年夏,德苏关系逆转导致德国着手与芬兰结盟。为彻底灭亡英国,希特勒开始准备对苏战争。1940年7月31日,希特勒提出,德国应通过闪击战消灭苏联,以便打消英国取胜的希望。为此,德国应考虑与芬兰结盟。战争开始后,德国将占领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而芬兰将占领白海。德苏在东欧、北欧的竞争走向白热化,芬兰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同年9月6日,苏联与芬兰达成协议,苏军可以前往芬兰的汉科半岛(The Hanko Peninsula);9月12日,德国与芬兰达成协议,德国军队可以从芬兰过境前往挪威;9月21日,德国将德芬协定内容通知了苏联;9月22日和25

^① 《莫洛托夫报告苏联外交政策——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演词全文》,载周康靖编:《二次世界大战史料(第一年)》,上海:大时代书局1946年版,第166页。

^② 陈晖:《1933—1941年的苏德关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页。

日,德军和苏军分别出现在芬兰。^① 芬兰地处德苏竞争的前沿。德国或苏联对芬兰领土的利用将直接影响德苏双方的战略态势。在芬兰被迫对苏联开放的情况下,芬兰选择同时对德国开放。更为重要的是,芬兰开始排他性地对德国提供战略物资。10月1日,德国和芬兰签订了协定——德国向芬兰提供武器,芬兰则允许德国优先购买它感兴趣的所有芬兰矿场(首先是镍矿)的开采权。^② 短短两个月内,德芬联盟几乎成为一个政治现实。

芬兰的领土和矿产推动了德国谋求强化与芬兰的纽带。1940年10月28日,希特勒对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指出,德国需要挪威和瑞典的铁矿石生产优质钢材。这些地区临近芬兰。因此,德军需要从芬兰过境,以便在挪威驻军并修筑机场和公路。为此,德芬已经达成了德军过境协定。德国已经向芬兰提供了5艘舰艇,并将继续向芬兰提供军备。当苏芬再次爆发武装冲突时,德国很难坐视不管。1940年11月中旬,德苏双方就芬兰的前途产生了严重分歧。在战争时期,德国需要芬兰的镍矿石和木材。因此,德国不能允许苏芬之间再次爆发武装冲突,苏联则不能允许德国插手苏芬关系。苏联敦促德国从芬兰撤军。^③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拟定与芬兰的联合作战计划。按照德国的设想,德苏战争爆发后,芬兰将在北线帮助德国从挪威调运部队,并与德军共同作战。1941年1月,芬兰对德国保证,在总动员9天后芬兰沿芬苏边界做好战斗准备。1941年夏,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芬兰立即参战,履行了作为德国盟国的义务。

五 启示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阐述了安全利益与价值观念对联盟形成的作用,但并未充分解释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双边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影响。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大国一小国的功能分异是解释双边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大国使用武力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小国对大国提供战略资源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投射。战略资源包括人口、领土和物资。若大国和小国形成共同预期——小国将对大国排他性地提供战

① Osmo Jussila, Seppo Hentilä and Jukka Nevakivi, *From Grand Duchy to Modern St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Finland Since 1809*, London: Hurst & Co., 1999, pp.194-195; Ribbentrop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September 16, 1940, *DGFP*, Series D, Vol.11, document No.65, pp.92-93.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世界军事历史研究室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起源、进程与结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

③ Hitler's Talk with Molotov, November 13, 1940, *DGFP*, Series D, Vol.11, document No.328, pp.556-557.

略资源,则大国和小国成功结盟;反之,大国和小国不结盟或结盟失败。依据德国、意大利、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本文以 1919—1941 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结盟的实践检验了现有理论对结盟成败的影响,并以德国与东欧、北欧国家结盟的实践检验功能分异对结盟成败的影响。

功能分异理论为判断美国能否与中国周边国家结盟提供了一定的启示。2017 年 12 月,特朗普政府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应扩大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并且强化与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伙伴关系。^① 然而,功能分异理论预测,美国很难在印太地区形成新的联盟。美国的潜在盟国不会对美国排他性地提供战略资源。印度的海军、空军、导弹部队高度依赖俄罗斯供应的设备和配件。当印度有限的军事能力依赖于俄罗斯而非美国时,印度很难在其领土上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作为商业海港,新加坡既允许美国军舰停靠,又允许中国军舰停靠。^② 作为军事要地,越南的金兰湾允许日本、俄罗斯、法国、美国等国军事船只到访。^③ 换言之,新加坡和越南拒绝排他性地对美国提供战略资源。与新加坡和越南的战略资源不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战略资源为石油、天然气、橡胶和锡。然而,两国从未排他性地向美国输出这些物资。因此,美国与上述“印太”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联盟关系,也很难发展为联盟关系。美国与上述“印太”国家签订政治条约或对其提供援助是美国与这些国家互相利用的政治姿态,其实质意义有限。

(截稿:2019 年 1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p.2, p.25, p.33, p.47, 访问时间:2018 年 12 月 28 日。

②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技术停靠新加坡》,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5/03-10/7117411.s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12 月 2 日。

③ 《越网民:欢迎美军停靠金兰湾 这可以威慑中国》, <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6-10/9544140.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12 月 2 日。